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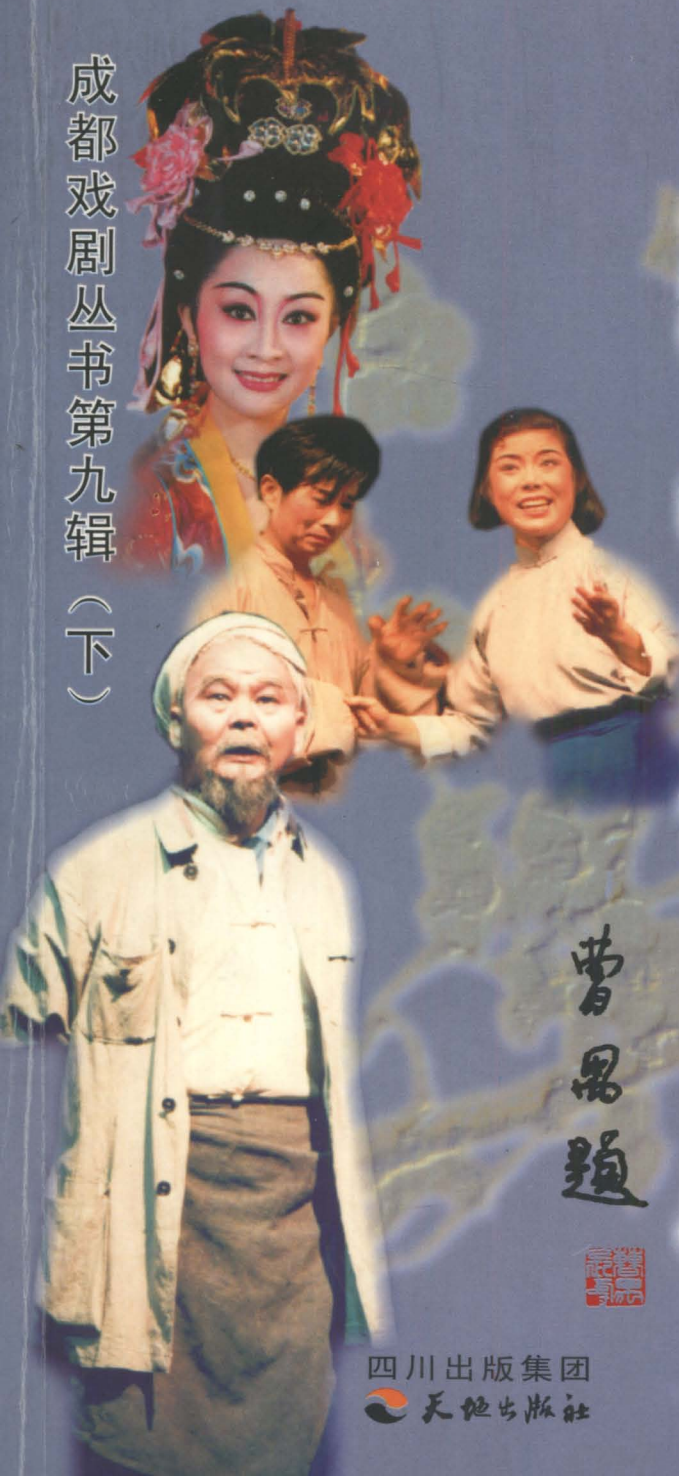
成都市文化局 编

谭啸剧作选

曹鼎题



成都戏剧丛书第九辑 (下)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成都戏剧丛书第九辑（下）

谭素剧作选

TAN SU JU ZUO XUAN

成都市文化局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成都戏剧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朱树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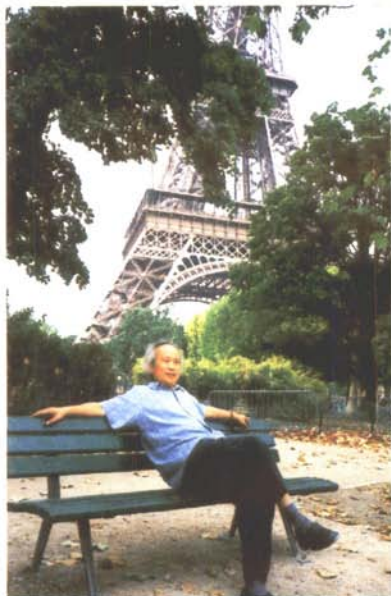
副主任 王 进 尹建华 王民平 陈立志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弋良胜	王 进	王民平	王苏春
甘 露	朱树喜	刘 洪	李 华
李 燕	吴晓飞	余黔遵	李连成
陈立志	陈育新	林 捷	郑先富
姚康铃	胡建强	贾 磊	夏晓惠
徐 菜	徐仲旭	阎瑞海	梁 红
喻中跃	谭 懋	戴德源	

主 编 王 进

副主编 吴晓飞 戴德源



在法国艾菲尔铁塔前



在法国巴黎凯旋门前



在奥地利皇宫外



在奥地利月亮湖畔

2003年作者参加中国剧作家代表团出访欧洲留影

高占祥题词

古劇今情
老樹新花

賀大型現代川劇《山杠爺》
乙亥年 高占祥 書



川剧现代戏《山杠爷》

余小武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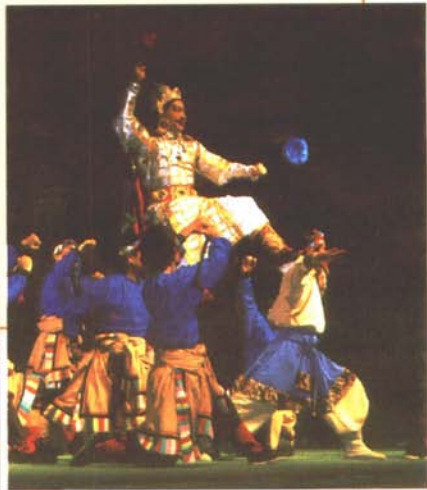




谭
啸
剧
作
选

川剧《文成公主》

戴
戈
摄



川剧《九美狐仙》



川剧现代剧《活鬼》



川剧《刘氏四娘》

余小武 摄



总序

朱树喜

成都市文化局把“成都戏剧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坚持了下来，相继为一批作家、艺术家出版了专著和文集。收珍汇宝，聚沙成塔；总结经验，启迪后辈。这是一件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大事、实事，是惠及千秋，有利事业发展的功德之举，善莫大焉。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新形势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今天，我市的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和进步，艺术佳作迭涌，优秀人才辈出，精品意识增强，市场占有上升。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川剧”、保护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等工作中更是硕果累累，成绩昭昭。

在社会文化发展迅速，多元文化斑斓多姿，通过现代传媒就可把东西方文化送到人们眼前欣赏、消费的新时代，成都这座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内涵的国务院首批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西部特大型中心城市在应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挑战中，在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文化强市”战略中，制定有力措施，以改革为动力，打造具有成都文化特色的艺术精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推动全市社会文化健康、蓬勃发展，使成都的文化成果走向世界，在世界有影响，在国内享盛誉，在西部成翘首。

“成都戏剧丛书”是我市“振兴川剧”的文化积累工程之一，十多年来，编辑部的同仁们默默无闻，辛勤劳作，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为我市的名剧作家、名导演、表演艺术家、音乐工作者等陆续编辑专著、汇选文集。求精避泛，展示硕果，留载辉煌，令人敬佩。这项工作还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还要不断地编辑出版我市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文化强市”、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新成就、新成果。让“成都戏剧丛书”成为我市文化艺术和积累的精品，无愧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无愧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4.8.6

来自川剧界的“杠爷”（代序）

林 子

去成都市川剧院，问起“杠爷”，鲜有人不晓。不过，走到你跟前的这个大活人“杠爷”并不姓“杠”，论年龄也未真正白须银发、老态龙钟到非“爷”莫称的地步。“杠爷”之所以被行中人叫作“杠爷”，是因为他写了一出有关“杠爷”的现代川戏。这出以剧中主角命名的戏，从城里演到乡下，又从四川演到北京，竟然接二连三将当今中国剧坛各式各样高级别大奖尽收囊中，让省内省外搞编剧的同行们着实羡慕，也让写了几十年川戏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容光焕发的“杠爷”扎扎实实地过足了拿奖瘾。自此以后，“杠爷”这称呼也就理所当然地从戏中人转移到写戏人名下。

说来奇怪，“杠爷”的创作发明权并不在川剧，率先将其诉诸视觉形象搬到观众面前的也不是川剧，可偏偏“杠爷”的绰号就落在了川剧作者头上。“杠爷”者，“山杠爷”之简称也，其作为艺术形象，最初来自蜀中乡土作家李一清的同名小说；继而，又有本省电影导演范元将此小说改编后以《被告山杠爷》为名搬上银幕，当今影坛名声不低的“腕级”人物李仁堂应邀出演了片

中主人公并演得实在是不错。影片一出，舆论甚佳，票房也看好，自然而然，那一年由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被机灵的范导捧了去。相比之下，川剧改编是在影片走红以后才“出招”的，按理说棋慢一着是不可能奢望有多少精彩的戏可唱，然而，后来者偏偏有糖吃。一顶“杠爷”帽子伴随观众喝彩竟成为非川剧作者莫属，二李一范反倒与之无缘。个中奥妙何在，迄今没人说得清楚。

也许，地方戏曲、民族艺术还没像有人理解的那样“日薄西山”到彻底无人问津地步。不必讳言，我们正身处社会结构调整和文化生态格局变革的时代，在潮水般涌来的外来文化和趾高气扬崛起的电子传媒的有力冲击下，在各种新、老艺术形式皆不甘寂寞也不甘落后的激烈竞争中，传统戏曲的的确确落入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尴尬境地。蓬勃兴起的市场经济正以“无形的手”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推行着种种新原则，建立起种种新秩序。其在给戏曲事业带来新的希望、提供新的机会的同时，又以花样不断翻新的多元化现代娱乐形式分化曾经紧紧追随戏曲的观众群，使它在文化消费国度中“雄霸天下，一呼百应”的美梦成为明日黄花，从而不客气地把它抛向了远离当下兴趣中心的边缘化境遇中。然而，仅仅凭此就断然宣告戏曲必寿终正寝只能成为“博物馆艺术”，似乎又为时过早。须知，扎根本土的艺术毕竟是以民族文化心理为内在根基的，它不但不那么容易说消失就消失，而且对接受大众有着顽强又执著的审美制约力。就社会影响而言，川剧“杠爷”能以后起之秀姿态同小说以及电影“杠爷”并立世间，个中有些奥妙还真值得深长思之。

从地方文化土壤中诞生的川剧《山杠爷》，无疑是当今国内不多见的好戏之一，好就好的在那戏中人“杠爷”让看惯了传统戏

角色类型化的观众感到眼生。想想看，一个兢兢业业替村民办事并深得上级好评的老共产党员到头来竟下了大狱，能让人不惊奇吗？要到位地评价这人物的善恶是非，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判断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有魅力又人品正直的堆堆坪的老支书，自信“村规就是国法”，他绝无私念且顺乎民心地铁腕用“权”：惩罚搞赌博的后生、关押抗交公粮的村民、将虐待婆婆的恶媳妇游街示众，诸如此类，办法虽“土”却下药对症有效得很。几十年他就是这样“管”下来的，村里人从未觉得有何不妥，堆堆坪还因此年年被评上了先进。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在改革开放激活社会、刷新观念的大形势下，老经验遇到了新问题。“村规”与“国法”发生了冲突，转眼间，“治村有方”的山杠爷成为触犯法律的阶下囚。山杠爷的“铁腕”，明明治好了村却偏偏犯下了法，二者同样不可置疑。是耶？非耶？对此，当事人想不通，村民们转不过弯来，连台下看戏的观众情感上一下子也接受不了。剧末，一辆警车带主人公而去，作品把一个偌大的问号留给了观众……

堆堆坪，一个很川味化也让人咀嚼起来感到味道怪怪的地名，无疑是作品所提供的有关当下境遇中生活悖论的深刻隐喻。四川人爱把小圈子里拉帮结伙称作“打堆堆”，创作者或许是由此受到的启发。“堆堆”意味着“人治”，这不言而喻。正如有的论者指出，从该剧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在呼唤法制的同时又不能不依靠人治，历史在抛弃专制的同时又不能不容忍专制，未来在求新的同时不能不守常”。这两难困境折射出何等尴尬的国情，环顾四周，“陷入两难困境中，又岂止一个山杠爷，一个堆堆坪？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杠爷》反映了我们民族面临社会转型之际的相当普遍的生命形态”；透过对剧中山杠爷式人

物命运的反思，“小说家和剧作家清醒地向我们揭示了建立在传统的生命形态基础之上的现代生命形态的历史局限”（廖全京《〈山杠爷〉笔记》）。要知道，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我们毕竟背负数千年宗法传统的沉重包袱，历史的阴影来不及随时代匆匆演进便从我们的意识中一蹴而就地抹去，顽固的思维定势还可能在我们身边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山杠爷式的悲剧，对此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警惕。我想，这是塑造“杠爷”艺术形象的作家给当今国人的忠告和提醒，也正是从这里，作品高出俗见的思想深度体现出来。

国人喜欢借吃说戏。麻、辣、酸、甜、咸构成饮食五味，川菜中却有既麻既辣既酸既甜既咸，或非麻非辣非酸非甜非咸之“怪味”。怪味超越五味之上，非五味常规所能定性，实乃至味。以其打破常规的复杂内涵让观众一下子就拿不准吃不透的《山杠爷》，就好比戏宴上的一道“怪味豆”。写戏人“杠爷”能烹“怪味”，除《山杠爷》剧外，还有当年那让好些人定不了位的《九美狐仙》。也许你不知道，写戏人“杠爷”并不像戏中人“杠爷”那么威严得让人畏惧，前者开朗、健谈，与人聊天吹牛侃大山常常笑得一脸灿烂。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有此灿烂笑容的他怎么会搞了那么一出让人看了心情沉重得要命的“杠爷”戏。其实，表面说明不了内在，内容沉甸甸的《山杠爷》，不也被赋予了川剧作为地方剧种所固有的喜剧化色彩吗？若说《山杠爷》是以内涵厚实取胜，那么，《九美狐仙》则以舞台上玩意儿的丰富见长。这不，一个通俗又通俗的神话叙事结构中，竟然汇入了变脸吐火、移烛提靴、徒手变花、藏刀亮刀，以及京剧“出手”乃至演员的借用，还有一个主角九人演等等，一台戏宛然梨园技艺的大荟萃、大展示，走马灯似的让人目不暇接，也让身为凡夫俗子的看戏群众看得乐呵了。由此可见，玩得来深沉也玩得来轻

松，写戏的“杠爷”是个聪明人。

作为“码字的”，写戏人“杠爷”如今往来于双重角色间，本行是川剧团“打本子”（编剧）的，对外是个影视剧三栖实力派作家。诚然，从读大学起就移植、改编川戏甚至上台扮演角色的他，当过工人，做过教师，春秋几度，痴情不改，一心迷恋川剧并最终还是奔川剧院来当了个专业编剧。可以说，川剧是他的看家本事，几十年他耗力最多也写得最多的还是这家乡的戏。不过，精力充沛的他毕竟不想死守在一棵树上，除了一如既往地为川剧界写戏外，趁着新时期开创的大好形势，他瞅准时机又“该出手时就出手”，主动以身“触电”，去涉猎影视创作，数番摸爬滚打下来，居然也有了两个效益上的可喜回报。也许，某些梨园中人会因此而视他不务正业，但仔细想想，假如当初完全没有他对文学界信息的及时捕捉和对影视界行情的准确把握，他那改编而来的川剧“杠爷”能那么顺顺当当地一炮打红吗？窃以为，“功夫在戏外”，一个搞戏的人视野宽些、知识多些、能耐强些，命就自然更大，生存之道当然也就更广阔，这在今天日趋多样化的社会中是不会吃亏的。

九七九八说了老半天，言顺还须名正，若问作为写戏人的“杠爷”究竟是谁？非他，姓谭名慷也。

目 录

总 序·····	朱树喜 (1)
来自川剧界的“扛爷”(代序) ·····	林 子 (1)

剧 作 篇

山扛爷(现代川剧·高腔) ·····	(1)
刘氏四娘(川剧·高腔) ·····	(46)
文成公主(川剧·高腔) ·····	(80)
九美狐仙(川剧·高腔) ·····	(120)
活 鬼(现代川剧·高腔) ·····	(140)
薛宝钗(川剧·高腔) ·····	(182)
则天女皇第一本(川剧·高腔) ·····	(231)
庆云宫(川剧·高腔) ·····	(270)
茶女红(川剧·高腔) ·····	(304)
僚女莫恩帅(现代花灯剧) ·····	(363)

笔 谈 篇

与时代同步 与人民同心 ——在'95曹禺戏剧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	(400)
--	-------

艰难的超越

——从《山杠爷》谈现代戏的“三性”统一…………… (403)

让“活化石”活起来

——改编川剧《刘氏四娘》点滴谈…………… (410)

《薛宝钗》创作杂谈…………… (417)

《则天女皇》创作琐谈…………… (423)

题材的超越

——川剧《山杠爷》散记…………… 廖全京 (430)

气概雄奇 凌厉激切

——川剧《刘氏四娘》读后…………… 吴毓华 (435)

寻找人物命运的轨迹

——谭悛剧作谈…………… 廖全京 (441)

作者的话…………… (447)

编后语…………… 戴德源 (448)